

轻 相 人 文

孙英春 张炼 编

3月中旬，他开始尝试出山。游说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远东人，合资重建新剧社，李嘉诚任前总导演，张石诚任总编艺主任。李嘉诚对新剧的前途充满信心，张石诚则对未来的前景充满希望。

因为王安石与刘敞混熟了，有一次就把刘敞的“敝”拆开，说：“刘敞不值分文。”刘敞也把王安石的“安石”两字拆开说：“失女便成容，无一真是痴（妒）；下交乱直如，上项误失了。（见）此，私心，子房是也，61岁，2013年当宁。”王安石听完非常气愤，故对刘敞怀恨在心，最终也没有重用他。

“轻 相 人 文”

文人相轻

孙英春
张 炼 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PDG

(京)新登字 173 号

文人相轻

孙英春 张炼 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7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8000 册

ISBN 7-80049-479-9/G·435 定价：7.90 元

序

在中国，对文人的评价从来就是矛盾的。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使后来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可“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也是文人；元代时搞行当分级，文人被赫然排在了“老九”，前些年在“老九”的前面又冠了个“臭”字……

矛盾中，文人们很茫然。由于看不起人和被人看不起，由于从来都要依附于其它社会势力才能得以存在，由于众多的同类拥挤在一个窄狭的生存空间里……古往今来，文人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激烈程度远其它群体为甚，较高的文化水准又使这种竞争具有了高超的技巧：从批评到嘲骂、从诋毁到构陷……愈行愈烈，以至习以为常，相袭成风，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

在中外历史上，文人相轻从现象到本质都表现得相当复杂和深刻，追根溯源，远非一件简单的事，但历史是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在本书涉及的数百位读者朋友熟知甚至仰慕的文人身上，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的真诚和虚伪、坦荡和阴险、善良和奸诈……或许，我们也会发现其中藏着的自己。

编者本着据史、据实的原则，从大量的资料中，~~搜集整理~~了一些文人、乃至名人相轻的故事，~~贯穿古今中外~~，~~生动有趣~~。其中虽少有褒贬之词，却也难免有~~挖文人墙角、毁文人声誉之嫌~~，弄这样一本书，也算是一种~~文人相轻吧~~。

是以序。

编 者

2013.10.24

目 录

1. 相轻之始——孔子与子路	1
2. 夺车之恨——颖考叔与子都	4
3. 构陷至死——韩非与李斯	8
4. 元龙高卧——陈登与许汜	9
5. 身死因才误——杨修与曹操	12
6. 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吕蒙与鲁肃	16
7. 七步救命诗——曹丕与曹植	19
8. 二士争功——邓艾与钟会	23
9. 任情傲骨终遭陷——嵇康与钟会	27
10. 作伪攻讦——郑玄与王肃	29
11. 后生不让先生——王忱与张玄	30
12. 大腹便便——王导与周顓	32
13. 从覆缶之讥到洛阳纸贵——左思与陆机	34
14. “惊蛱蝶”的言行——魏收与邢劭	39
15. 恃才不让帝王——薛道衡、王胄与杨广	40
16. 耻居王后——王勃与杨炯	43
17. “牛李党争”与传奇小说——李德裕与牛僧孺	46
18. 少年才高不可轻——王勃与《滕王阁序》	49
19. 阳山之贬——韩愈与李实	53
20. 旗亭赌唱——王之涣、王昌龄与高适	55
21.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与顾况	58
22. 非为报不平——张祜、杜牧与白居易	61
23. 眇眦必报——元稹与李贺	64

24. 措大不识好歹——杜牧与许彦周	68
25. 终身落第的花间鼻祖——温庭筠与令狐绹	70
26. 眼高手低——薛能与刘得仁	71
27. 歌妓引起的摩擦——朱熹与唐仲友	74
28. 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	78
29. 啄尽林中蠹 不识黄金弹——范仲淹与吕夷简	81
30. 好与人争——刘攽与众名士	85
31.《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与司马光	93
32. 秋英不比春花落——王安石与欧阳修	101
33.《新唐书纠谬》——欧阳修与吴缜	103
34.《雪诗》风波——晏殊与欧阳修	105
35. 三难苏学士——王安石与苏东坡	107
36. 春江水暖“鹅”先知——毛奇龄与东坡诗	111
37. “中山狼”的来历——李梦阳与康海	114
38. 遭妒失会元——唐伯虎与都穆	116
39. 不喜宋诗——何景明与杨慎	118
40. 少年棋王——过百龄与林符卿	120
41. 说者无心——杭士骏与全祖望	126
42. 意矜气盛——全祖望与胡天游	128
43. 卖友求荣——李光地与陈梦雷	129
44. 毒诟恶謔——阎若璩与汪琬	133
45. 谁是轻薄妄人——袁枚与章学诚	135
46. 拔根汗毛表表心——蒲松龄与二进士	136
47. “踏雪扫叶”——薛雪与叶天士	140
48.《牡丹亭》之争——汤显祖与沈璟	144
49. 文学家和学问家——章学诚与汪中	148

50. 江东无我独卿驰——王鸣盛与钱大昕	149
51. “笑侬”的由来——汪笑侬与汪桂芬	152
52. 两位金石版本学家的交恶——杨守敬与叶昌炽	153
53. 新旧交锋——黄侃与王国维	155
54. 谁懂篆刻？——齐白石与马衡	156
55. “活人”和“死人”——章太炎与刘半农	158
56. 好战成性——章太炎与梁启超	162
57. 冰炭不相容——章太炎与康有为	165
58. “相互抵消”——胡适与章太炎	172
59. 半个世纪的恩怨——沈从文与丁玲	173
60. 真假石涛——张大千与陈半丁	177
61. 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创造社与“语丝派”	181
62. “泪浪滔滔”——徐志摩与郭沫若	187
63. “南云楼”风波——鲁迅与林语堂	190
64. 谁在起哄？——张恨水与鲁迅	192
65. 旗鼓相当——胡适与郭沫若	194
66. 孰是孰非——鲁迅、胡适与苏雪林	199
67. 罢骂不绝于耳——李敖与柏杨	201
68. 刘心武的“自戒”	207
69. “桶中哲学家”的傲慢——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	210
70. “金冠辩”——狄摩西尼与埃斯基涅斯	211
71. 为理想辩护——苏格拉底与墨勒图斯	214
72. 他属于所有世纪——莎士比亚与本·琼森	219
73. 原谅彼此的罪过——达·芬奇、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	223
74. 在上帝面前——塞维特斯与加尔文	227

75. 异端的控诉——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	238
76. 写悲剧的人——让森教派、莫里哀与拉辛.....	246
77.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明权之争——牛顿与胡克	251
78.“不可腐蚀的人”(I)——罗伯斯庇尔与米拉波	253
79.“不可腐蚀的人”(II)——罗伯斯庇尔与丹东	257
80. 天才的尊卑——贝多芬与歌德	261
81. 都写历史——夏多布里安与拿破仑	264
82. 音乐决斗——莫扎特与克莱门弟	268
83. 不屈不挠——斯达尔夫人与拿破仑	270
84. 诗人之间——华兹华斯、骚塞与拜伦.....	276
85. 对后起者的态度——狄更斯、济慈与华兹华斯.....	281
86. 葬送天才的数学权威——高斯与阿贝尔	285
87. 决裂始末——巴枯宁与别林斯基	287
88. 不愉快的合作——普希金与果戈理	294
89. 信赖的结果——冈察洛夫与屠格涅夫	298
90. 爱与恨的交织——尼采与瓦格纳	304
91. 喋喋不休——歌德与闵采尔	307
92. 对青年的态度——闵采尔与青年德意志	311
93. 马克·吐温的“肖像”	316
94. 两次交锋——普利策与西奥多·罗斯福	320
95. 永远让对手吃惊的埃菲尔	325
96. 光辉被遮没的女雕塑家——克洛岱尔与罗丹	327
97. 人世间的挑剔——毛姆与休·沃波尔	331
98. 扫蜘蛛网的“女仆”——毛姆与詹姆斯	335
99. 信仰的冲突——托尔斯泰与屠洛涅夫	338
100. 对立的世界观——托尔斯泰与高尔基.....	344

101. 局外人——萨特与卡缪.....	347
102. 世纪之战——玻尔与爱因斯坦.....	350
103. “斗牛”风波——海明威与伊斯曼.....	353
104. 与总统一争高下——华莱士与杜鲁门.....	357
105. “蓝天使”的日记.....	359
106. 一代双名将——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	362
107. 理想和实践——泰戈尔与甘地.....	367
108. 背水一战的钢琴大师——霍洛维茨与比彻姆.....	371
109. 密特朗对伟人的轻视.....	373
110. 一百比一的较量——勒纳与爱因斯坦.....	376
111. 不成功的会见——尼尔斯·玻尔与邱吉尔.....	379
112. 先生竞选 夫人遭殃.....	383
113. 艰难的挑战——卡斯帕罗夫与卡尔波夫.....	384

1. 相轻之始 ——孔子与子路

虽然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相轻之风究竟源于何时何人已是无法查考了。好在是说文人故事，而孔丘孔圣人又是几千年堂而皇之的中国文人先师，既如此，我们不妨从他说起。

孔子轻谁？他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其中有个叫宰我的，大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轻蔑。但文人相轻指的却不是这个意思，相轻得是在能力、条件相当，或互有短长的情况下，带着微微醋劲的轻视。

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中被历来经学家排在第一位的是子路，子路不仅年龄上比其它同学大，而且一向为孔子所依靠，他生性刚猛，膂力超人，有武艺，懂军事，这些能耐都是孔子所不具备的，孔子大半生都在颠沛流转中度过，要是没有子路帮忙，怕也难得寿终正寝。孔子在能力上依重子路，却又在日常讲经布道中经常嘲笑和揶揄他。孔子特欣赏的弟子是颜回，颜回在孔子面前总是表现得虔诚恭敬，对孔子学说“不违如愚”，好象挺傻的样子，不招人恨。子路却不谙此道，孔子教学生们中庸，教他们“温、良、恭、俭、让”，而子路却恰恰不懂恭让，不会中庸。每每孔子与学生讨论时，子路总是在没理解清楚圣人的意思时，就抢着发言，弄得圣人不高兴，孔圣人刚说完：“概各言尔志。”他就开始说了：“假如有一个很小的国家的国君重用我……”偏偏这第一句话就戳在孔圣人的痛处，孔子当时遍

游列国，正苦于没有人重用，子路非去找不痛快，结果子路刚说完，孔圣人就“哂之”，表示了他的轻蔑，那意思是说：我都没人用，你还作什么梦。孔圣人的礼乐文章挺造诣，虽也学过射、御，但功夫差劲，用兵、打仗就更外行了。孔子要是个太平丞相，根本用不着收子路这么个老学生，也就谈不上相轻了，偏偏孔子的弱项、子路的强项在离乱之中大有用武之地，这就使孔圣人老觉得自己不够“圣”，虽然后来有人卖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圣人不这么想，所以孔子对子路的言谈举措老是那么一种不屑一顾、居高临下的态度。

掉过头来看子路，年龄只比孔子小8岁，能耐也不差。孔子外出“逃荒”，他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孔子饿了，他给打猎要饭；孔子渴了，他去汲水担浆。换谁也得想了：“你又不是我爸爸，我又不是你孙子，你当老师，占了好名声，我还得给你找饭辙，你是什么呀？不知稼穑，不分五谷，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孔老二……”有一回子路也这么想了，而且着实把圣人吓了一跳。

《隋书·经籍志》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领着学生们登山，一路之上侃侃而谈，容不得学生插嘴。走到半山腰，不觉口渴，就吩咐子路：“你去取水。”子路披荆斩棘找到水源，却有一只老虎蹲在水边。子路施展神威与虎大战。孔子口渴难熬，也随子路之后找水，在远处见子路与虎酣战，甚是害怕，周围是一些文弱书生，都不敢上前帮子路打虎，只是在远处觑着。见那子路最终抓住虎尾，把虎打死。子路不知师父、师弟们看到他打虎，于是割下虎尾，揣在怀里，想回去炫耀一番。子路让孔先生喝过水，就问：“上等勇士如何打虎？”孔圣人一寻思，敢情子路想让我夸他是上等勇士，他要成上等勇士了，我

圣人放哪儿啊!就故意说：“上等勇士打虎，抓住虎头。”子路一想刚才自己是抓虎尾，觉得挺没面子，但还不甘心，就问：“中等勇士怎么打虎？”孔圣人暗笑：“这个一勇匹夫，不如就再损他一下。”圣人答：“中等勇士打虎揪虎耳。”当着众徒弟的面儿，圣人一再贬低打虎壮举，那意思是说打死个把老虎不算什么，当然要是圣人自己遇上虎，准被吃了，没跑儿。可是圣人不这么想啊！子路灰心丧气，老着脸问：“下等勇士怎么打虎？”圣人本来还想编个骑虎背、按虎腰之类，子路揪虎尾打死老虎，根本不算勇士，自己没打虎，当然也不能算勇士，都不是勇士，大家一比一。可圣人又怕学生们说他刻薄，就说：“下等勇士打虎揪虎尾。”子路仍觉着脸上无光，偷偷把揣怀里里的虎尾扔了。心里可是老大不痛快，暗自怨恨道：“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知道我打死老虎，不但不褒奖，反而处处损我。罢了，这学生我也当够了，你也别充人老师了。”子路偷偷在路边捡了一块大砖头，揣怀里，准备瞅冷子砸死圣人。他这一举动被孔子发觉，孔子心里害怕，可是处险不惊，只是暗自提防。子路长期受孔子教化，虽生性粗顽，却也懂得凡举事必先正名，名正言顺才能把孔子打死。他却忘了孔子是正名大家，他的嘴上功夫远不如乃师。他挑衅似地问孔子：“上等勇士怎么杀人？”孔子一激灵，心说：“这畜生要动手了。”但孔子依旧闲雅从容，说：“上等勇士用笔杀人”。子路还不甘心，又问：“中等勇士怎么杀人？”孔子回答：“中等勇士用舌头杀人。”子路异常失望，正名不成，也就无法下手了。无奈中随口问一句：“下等勇士怎么杀人？”孔子觉出他的沮丧，联想刚才关于如何杀虎的问答，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索性给子路找个坡下，就答：“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顿觉汗颜无地，只道：“罢了，还是再

向你学几年吧。”

文人相轻，一开始就有了它的特点：既文雅，又凶狠。圣人都如此，以后的相轻之举也算师出有名了。

2. 夺车之恨 ——颍考叔与子都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是郑国的国君，曾一度在诸侯之中很有威望。不料，他附近的一个小小的许国，不大愿意服从郑国的统领，不肯随同郑庄公一同出兵征伐，令郑庄公很是气恼，就准备去攻打它。

到了公元前 712 年，郑庄公见时机成熟，就打算发兵伐许，还特地命人做了一面锦缎大旗，上面绣着四个大字：“奉天讨罪”。意思就是说替天行道，奉了周天子的命令去征伐有罪的许国人。这面大旗有一丈两尺长，八尺多宽，光旗竿就有三丈三尺高，把它插在一辆兵车上，当做旗车。郑庄公下令说：“若有哪个人能拿着这面大旗走，就让他当先锋官，把这辆兵车也赏赐给他。”

话音未落，就听有人在下面高声叫道：“我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闪目观瞧，见一个黑脸大汉，几步跑上朝堂来。原来不是别人，而是郑国出了名的勇士瑕叔盈。这个人可非同一般，力气大得惊人，所有人都让他三分。一见他上前来要比试比试，大家都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几步，给他让出一片空地。就见瑕叔盈一手从兵车上一下子拔起旗竿，用力握住，朝前走上三步，又往后退上三步，然后稳稳当当地重又把大旗插回到车上，神态自若，气不长出。将士们见了都大声给他叫好，瑕叔盈

刚要把车拉走，只见又一个大汉上来把他拦住，原来是颖考叔。

这颖考叔是个孝子，为人心肠也好，大伙都挺喜欢他。他还有个优点，就是气力大，不服输。今天一见瑕叔盈拉了旗车就要走，忙上前拦阻， he说道：“你光是拿着大旗走上那么三步，这不算是真功夫，我能拿着大旗当枪耍，不信我就要给你们看。”说着话，他就把大旗重又拔起，拿在手里，左抡右转，大旗带着风声，舞动起来车轮仿佛，前后飞舞。众人见了，瞠目结舌，不敢出声。郑庄公一拍大腿，格外高兴，就夸奖他说：“将军真好比是一只老虎，就让你当先锋吧，车赏给你！”

颖考叔正高兴呢，就见斜刺里跑出一员英俊的少年小将来，长得眉清目秀，鼻直口阔，众人认得，那是公孙子都。他本是个富家子弟，如今在军中为将，勇武过人。平素，他根本就不把颖考叔这类平民出身的贫贱之人放在眼里，觉得他们都不配与自己为伍。如今正求功心切，眼见得却让这个匹夫抢在自己头里，心中不觉怒火中烧，就冲颖考叔喊道：“你行，我就不行？你把车给我放下！”颖考叔一见对方来势凶猛，又见郑庄公已答应把旗车给他了，忙拉了车就走。子都气不过，抄起一枝方天画戟就追，二人正闹着，郑庄公一见，赶紧叫他们都回来，劝两人住了手，然后说：“你们都是我手下的虎将，俗话说得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何必呢！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你们不可伤了和气。这样吧，我再另赏两辆车马就是了。”于是又备了两套车马，一套给子都，另一套给瑕叔盈，子都一见自己争回了脸面，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心里还恨恨不已，百般地瞧不起颖考叔，总想着寻机收拾他，便从此深深地暗藏下了杀机。

老实厚道的颖考叔凡事都直来直去，一见大家都各得其

所，以为彼此相安无事，便也没太把抢车这事放到心里去。一晃几天过去，逐渐地也就淡忘了，他一心只想着过些天和许国打仗的事。

七月间，郑国一切准备就序，就等开战了。郑庄公看在心里很是喜欢，就在殿上拜颖考叔做了大将，任命子都和瑕叔盈两位做他的副手，率领大军前去攻打许国。公孙子都一见，心里又来了气，几个月来的积怨，登时又一下子拥上心头：让一个地位卑贱的匹夫，去做我的上司，我却位居其下，真是岂有此理！嘴里不说，他心里可实在是别扭。等到军队出发了，他便甩开颖考叔，不听他的调遣，自己另率一支兵马走了。颖考叔也不好说什么，只得忍下这口气。

两国军队一交锋，许国人被打得大败，逃进城去。郑国军队把城包围起来，风雨不透，随后颖考叔便下令攻城，他作为主将，身先士卒，打仗非常英勇。他又命令士兵们在城下用土堆山，很快土山就堆得和城墙一般高了。颖考叔大喊一声，手举大旗，一下子窜上城头。这时他万万没有想到，突然从身背后，一支冷箭嗖地飞来，正中他的后心，一个趔趄，颖考叔便从城上摔将下来，重重地摔到城下死了。士兵们大乱，这时，另一位副将瑕叔盈一见，气得眼都红了，捡起颖考叔丢下的大旗，又一次冲了上去，然后回身摇晃战旗，招呼士兵们快上。全军将士早已义愤填膺，此时便蜂拥而上，一鼓作气，爬上了城头，杀死了守在那里的敌军，大开城门，放大军进来，占领了全城。

仗打完了，郑国军队大获全胜，子都率领人马凯旋回国，把死去的颖考叔的功劳全都算到了自己的帐上，得到了郑庄公大批的赏赐。子都得了大功，又做了大将，自然春风得意，笑逐颜开。

不过颍考叔的死让郑庄公挺难受，他就顺便问子都：“颍考叔是怎么死的？”子都这时却一下子变了脸色，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两句，转身就走了。郑庄公早听说颍考叔好象是被本国从背后射死的，如今一见子都神情如此的紧张，心里就起了疑心。

其实，子都心里清清楚楚，那个倒霉的先锋官正是被他一箭射穿后背的。原来，当颍考叔跃上许国城楼之时，在城下督阵的子都见他又要立下夺城头功，心中妒火一下子腾起，就偷偷地从箭袋中取出一枝箭来，趁旁人不备之时，拈弓搭箭，冷不防从人群中向城上的颍考叔射去，可怜一员虎将没有死在敌人刀下，竟会丧于自家人手中。

如今，子都这一答不上话，叫郑庄公看出破绽来了，再一联想前番他二人夺车结下的怨恨，就更怀疑是子都暗箭伤人，可没有证据又不好当众乱讲，就叫人上供，说要诅咒那个射死颍考叔的人，将领们面面相觑，都互相猜疑了起来，连子都也慢慢地给弄得精神恍惚，一闭上眼，就瞧见颍考叔指着他的鼻子在讥笑他。他心里发毛，出了一身的冷汗。经这么一折腾，他心想与其活受罪，不如就实说算了，便上前向郑庄公及文武大臣跟前供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这一说不要紧，真有如石破天惊一般，大家都想不到，这么一个英俊小将，竟然会干出这等坏事，心比蛇蝎还毒。公孙子都觉得没脸再活下去，就抹脖子自杀了，居心叵测之人终落得个害人害己的下场。

3. 构陷至死 ——韩非与李斯

韩非，是先秦时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与李斯同学于荀卿，任法术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时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攻击儒墨不遗余力，认为“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他还认为尧君其臣，舜臣其君，汤武弑其主，是“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他为了巩固政权，就提倡君权神圣，连尧舜汤武也一起反对，自秦以后，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而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家，最后竟惨死狱中，致死的原因，却是被同窗李斯忌恨所害。

据史记载，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这里已早早就埋下了他致死的祸根。韩非见韩国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他发奋著书，作《孤愤》、《五蠹》、《说林》、《说难》，计十余万言。有人传其书至秦，秦王看到《孤愤》、《五蠹》后，非常欣赏，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于是告诉秦王“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王于是挥兵猛攻韩国，韩王开始不肯任用韩非，等到形势恶化，便不得不重用韩非，并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悦之，未信用。”即使如此，韩非也未能幸免于难，因为李斯早就“自以为不如非”，故决不肯容韩非与他共事一君的，于是“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